

詩歌編覽



探险队/穆旦诗集/集外诗存/探险队/穆旦诗集/集外诗存/探险队/穆
旦诗集/集外诗存/探险队/穆旦诗集/集外诗存

探险队(节选)

野 兽

黑夜里叫出了野性的呼喊，
是谁，谁噬咬它受了创伤？
在坚实的肉里那些深深的
血的沟渠，血的沟渠灌溉了
翻白的花，在青铜样的皮上！
是多大的奇迹，从紫色的血泊中
它抖身，它站立，它跃起，
风在鞭挞它痛楚的喘息。

然而，那是一团猛烈的火焰，
是对死亡蕴积的野性的凶残，
在狂暴的原野和荆棘的山谷里，
象一阵怒涛绞着无边的海浪，
它拧起全身的力。
在暗黑中，随着一声凄厉的号叫，
它是以如星的锐利的眼睛，
射出那可怕的复仇的光芒。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

我 看

我看一阵向晚的春风
悄悄揉过丰润的青草，
我看它们低首又低首，
也许远水荡起了一片绿潮；

我看飞鸟平展着羽翼
静静吸入深远的晴空里，
我看流云慢慢地红晕，
无意沉醉了凝望它的大地。

O，逝去的多少欢乐和忧戚，
我枉然在你的心胸里描画！
O！多少年来你丰润的生命
永在寂静的谐奏里勃发。

也许远古的哲人怀着热望，
曾向你舒出咏赞的叹息，
如今却只见他生命的静流
随着季节的起伏而飘逸。

去吧，去吧，O 生命的飞奔，
叫天风挽你坦荡地漫游，
象鸟的歌唱，云的流盼，树的摇曳；
O，让我的呼吸与自然合流！
让欢笑和哀愁洒向我心里，
象季节燃起花朵又把它吹熄。

一九三八年六月

园

从温馨的泥土里伸出来的
以嫩枝举在高空中的树丛，
沐浴着移转的金色的阳光。

水彩未干的深蓝的天穹
紧接着蔓绿的低矮的石墙，
静静兜住了一个凉夏的清晨。

全都盛在这小小的方园中：

那沾有雨意的白色卷云，
远栖于西山下的烦嚣小城。

如同我匆匆地来又匆匆而去，
躲在密叶里的陌生的燕子
永远鸣啭着同样的歌声。

当我踏出这芜杂的门径，
关在里面的是过去的日子，
青草样的忧郁，红花样的青春。

一九三八年八月

合 唱

其 一

当夜神扑打古国的魂灵，
静静地，原野沉视着黑空，
O 飞奔呵，旋转的星球，
叫光明流洗你苦痛的心胸，
叫远古在你的轮下片片飞扬，
象大旗飘进宇宙的洪荒，
看怎样的勇敢，虔敬，坚忍，
辟出了华夏辽阔的神州。
O 黄帝的子孙，疯狂！
一只魔手闭塞你们的胸膛，
万万精灵已踱出了模糊的
碑石，在守候、渴望里彷徨。
一阵暴风，波涛，急雨——潜伏，
等待强烈的一鞭投向深谷，
埃及，雅典，罗马，从这里陨落，
O 这一刻你们在岩壁上抖索！
说不，说不，这不是古国的居处，
O 庄严的圣殿，以鲜血祭扫，
亮些，更亮些，如果你倾倒……

其 二

让我歌唱帕米尔的荒原，
用它峰顶静穆的声音，
混然的倾泻如远古的熔岩，
缓缓迸涌出坚强的骨干，
象钢铁编织起亚洲的海棠。
O 让我歌唱，以欢愉的心情，
浑圆天穹下那野性的海洋，
推着它倾跌的喃喃的波浪，
象嫩绿的树根伸进泥土里，
它柔光的手指抓起了神州的心房。
当我呼吸，在山河的交铸里，
无数个晨曦，黄昏，彩色的光，
从昆仑，喜马，天山的傲视，
流下了干燥的，卑湿的草原，
当黄河，扬子，珠江终于憩息，
多少欢欣，忧郁，澎湃的乐声，
随着红的，绿的，天蓝色的水，
向远方的山谷，森林，荒漠里消溶。
O 热情的拥抱！让我歌唱，
让我扣着你们的节奏舞蹈，
当人们痛哭，死难，睡进你们的胸怀，
摇曳，摇曳，化入无穷的年代，
他们的精灵，O 你们坚贞的爱！

一九三九年二月

从空虚到充实

一

饥饿，寒冷，寂静无声，
广漠如流沙，在你脚下……

让我们在岁月流逝的滴响中
固守着自己的孤岛。
无聊？可是让我们谈话，
我看见谁在客厅里一步一步地走，
播弄他的嘴，流出来无数火花。

一些影子，愉快又恐惧，
在无形的墙里等待着福音。
“来了！”然而当洪水
张开臂膊向我们呼喊，
这时候我碰见了 Henry 王，
他和家庭争吵了两三天，还带着
潮水上浪花的激动，
疲倦地，走进咖啡店里，
又舒适地靠在松软的皮椅上。
我该，我做什么好呢，他想。
对面是两颗梦幻的眼睛
沉没了，在圈圈的烟雾里，
我不能再迟疑了，烟雾又旋进
脂香里。一只递水果的手
握紧了沉思在眉梢：
我们谈谈吧，我们谈谈吧。
生命的意义和苦难，
朱古力，快乐的往日。
于是他看见了
海，那样平静，明亮的呵，
在自己的银杯里在一果敢后，
街上，成队的人们正歌唱，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
他的血沸腾，他把头埋进手中。

二

呵，谁知道我曾怎样寻找
我的一些可怜的化身，



当一阵狂涛涌来了
扑打我，流卷我，淹没我，
从东北到西南我不能
支持了。

这儿是一个沉默的女人，
“我不能支持了援救我！”
然而她说得过多了，她旋转
转得太晕了，如今是
张公馆的少奶奶。
这个人是我的朋友，
对我说，你怕什么呢？
这不过是一场梦。这个人
流浪到太原，南京，西安，汉口，
写完《中国的新生》，放下笔，
唉，我多么渴望一间温暖的住屋，
和明净的书几！这又是一个人，
他的家烧了，痛苦地喊，
战争！战争！在轰炸的时候，
（一片洪水又来把我们淹没，）
整个城市投进毁灭，卷进了
海涛里，海涛里有血
的浪花，浪花上有光。

然而这样不讲理的人我没有见过，
他不是你也不是我，
请进我们得救的华宴吧我说，
这儿有硫磺的气味裂碎的神经。
他笑了，他不懂得忏悔，
也不会饮下这杯回忆，
彷徨，动摇的甜酒。
我想我也许可以得到他的同情，
可是在我们的三段论法里，
我不知道他是谁。

三

只有你是我的弟兄,我的朋友,
多久了,我们曾经沿着无形的墙
一块走路。暗暗地,温柔地,
(为了生活也为了幸福,)
再让我们交换冷笑,阴谋和残酷。
然而什么!

大风摇过林木,
从我们的日记里摇下露珠,
在报纸上汇成了一条细流,
(流不长久也不会流远,)
流过了残酷的两岸,在岸上
我坐着哭泣。
艳丽的歌声流过去了,
祖传的契据流过去了,
茶会后两点钟的雄辩,故园,
黄油面包,家谱,长指甲的手,
道德法规都流去了,无情地,
这样深的根它们向我诉苦。
枯寂的大地让我把住你
在泛滥以前,因为我曾是
你的灵魂,得到你的抚养,
我把一切在你的身上安置,
可是水来了,站脚的地方,
也许,不久你也要流去。

四

洪水越过了无声的原野,
漫过了山角,切割,暴击;
展开,带着庞大的黑色轮廓
和恐怖,和我们失去的自己。

死亡的符咒突然碎裂了
发出崩溃的巨响,在一瞬间
我看见了遍野的白骨
旋动,我听见了传开的笑声,
粗野,洪亮,不象我们嘴角上
疲乏的笑,(当世界在我们的
舌尖揉成一颗飞散的小球,
变成白雾吐出,)它张开象一个新的国家,
要从绝望的心里拔出花,拔出草,
我听见这样的笑声在矿山里,
在火线下永远不睡的眼里,
在各样勃发的组织里,
在一挥手里
谁知道一挥手后我们在哪儿?
我们是这样厚待了这些白骨!

德明太太对老张的儿子说,
(他一来我家我就对他说,)
你爹爹一辈子忠厚老实人,
你好好的我们也不错待你。
可是小张跑了,他的哥哥
(他哥哥比他有出息多了,)
是庄稼人,天天摸黑走回家里,
我常常给他棉絮跟他说,
是这种年头你何必老打你的老婆。
昨天他来请安,带来了他弟弟
战死的消息……

然而这不值得挂念,我知道
一个更紧的死亡追在后头,
因为我听见了洪水,随着巨风,
从远而近,在我们的心里拍打,
吞噬着古旧的血液和骨肉!

童 年

秋晚灯下，我翻阅一页历史……
窗外是今夜的月，今夜的人间，
一条蔷薇花路伸向无尽远，
色彩缤纷，珍异的浓香扑散。
于是有奔程的旅人以手，脚
贪婪地抚摸这毒恶的花朵，
(呵，他的鲜血在每一步上滴落！)
他青色的心浸进辛辣的汁液
腐酵着，也许要酿成一盅古旧的
醇酒？一饮而丧失了本真。
也许他终于象一匹老迈的战马，
披戴无数的伤痕，木然嘶鸣。

而此刻我停伫在一页历史上，
摸索自己未经世故的足迹
在荒莽的年代，当人类还是一
群淡淡的，从远方投来的影，
朦胧，可爱，投在我心上。
天雨天晴，一切是广阔无边，
一切都开始滋生，互相交溶。
无数荒诞的野兽游行云雾里，
(那时候云雾盘旋在地上，)
矫健而自由，嬉戏地泳进了
从地心里不断涌出来的
火热的熔岩，蕴藏着多少野力，
多少跳动着的雏形的山川，
这就是美丽的化石。而今那野兽
绝迹了，火山口经时日折磨
也冷涸了，空留下暗黄的一页，
等待十年前的友人和我讲说。

灯下，有谁听见在周身起伏的

那痛苦的,人世的喧声?
被冲积在今夜的隅落里,而我
望着等待我的蔷薇花路,沉默。

玫瑰之歌

一 一个青年人站在现实和梦的桥梁上

我已经疲倦了,我要去寻找异方的梦。
那儿有碧绿的大野,有成熟的果子,有晴朗的天空,
大野里永远散发着日炙的气息,使季节滋长,
那时候我得以自由,我要在蔚蓝的天空下酣睡。

谁说这儿是真实的?你带我在你的梳妆室里旋转,
告诉我这一样是爱情,这一样是希望,这一样悲伤,
无尽的涡流飘荡你,你让我躺在你的胸怀,
当黄昏溶进了夜雾,吞蚀的黑影悄悄地爬来。

O 让我离去,既然这儿一切都是枉然,
我要去寻找异方的梦,我要走出凡是落絮飞扬的地方,
因为我的心里常常下着初春的梅雨,现在就要放晴,
在云雾的裂纹里,我看见了一片腾起的,象梦。

二 现实的洪流冲毁了桥梁,他躲在真空中

什么都显然褪色了,一切是病恹而虚空,
朵朵盛开的大理石似的百合,伸在土壤的欲望里颤抖,
土壤的欲望是裸露而赤红的,但它已是我们的仇敌,
当生命化作了轻风,而风丝在百合忧郁的芬芳上飘流。

自然我可以跟着她走,走进一座诡秘的迷宫,
在那里象一头吐丝的蚕,抽出青春的汁液来团团地自缚;
散步,谈电影,吃馆子,组织体面的家庭,请来最懂礼貌的朋友茶会,
然而我是期待着野性的呼喊,我蜷伏在无尽的乡愁里过活。

而溽暑是这么快地逝去了，那喷着浓烟和密雨的季候；
而我已经渐渐老了，你可以看见我整日整夜地围着炉火，
梦寐似的喃喃着，象孤立在浪潮里的一块石头，
当我想着回忆将是一片空白，对着炉火，感不到一点温热。

三 新鲜的空气透进来了，他会健康起来吗

在昆明湖畔我闲踱着，昆明湖的水色澄碧而温暖，
莺燕在激动地歌唱，一片新绿从大地的旧根里熊熊燃烧，
播种的季节——观念的突进——然而我们的爱情是太古老了，
一次颓废列车，沿着细碎之死的温柔，无限生之尝试的苦恼。

我长大在古诗词的山水里，我们的太阳也是太古老了，
没有气流的激变，没有山海的倒转，人在单调疲倦中死去。
突进！因为我看见一片新绿从大地的旧根里熊熊燃烧，
我要赶到车站搭一九四〇年的车开向最炽热的熔炉里。

虽然我还没有为饥寒，残酷，绝望，鞭打出过信仰来，
没有热烈地喊过同志，没有流过同情泪，没有闻过血腥，
然而我有过多的无法表现的情感，一颗充满着熔岩的心
期待深沉明晰的固定。一颗冬日的种子期待着新生。

一九四〇年三月

在旷野上

我从我心的旷野里呼喊，
为了我窥见的美丽的真理，
而不幸，彷徨的日子将不再有了，
当我缢死了我的错误的童年，
（那些深情的执拗和偏见！）
我们的世界是在遗忘里旋转，
每日每夜，它有金色和银色的光亮，
所有的人们生活而且幸福
快乐又繁茂，在各样的罪恶上，



积久的美德只是为了年幼人
那最寂寞的野兽一生的哭泣，
从古到今，他在遗害着他的子孙们。

在旷野上，我独自回忆和梦想：
在自由的天空中纯净的电子
盛着小小的宇宙，闪着光亮，
穿射一切和别的电子的化合，
当隐隐的春雷停伫在天边。
在旷野上，我是驾着铠车驰骋，
我的金轮在不断的旋风里急转，
我让碾碎的黄叶片片飞扬，
(回过头来，多少绿色的呻吟和仇怨！)
我只鞭击着快马，为了骄傲于
我所带来的胜利的冬天。
在旷野上，在无边的肃杀里，
谁知道暖风和花草飘向何方，
残酷的春天使它们伸展又伸展，
用了碧洁的泉水和崇高的阳光，
挽来绝望的彩色和无助的天亡。

然而我的沉重、幽暗的岩层，
我久已深埋的光热的源泉，
却不断地迸裂，翻转，燃烧，
当旷野上掠过了诱惑的歌声，
O，仁慈的死神呵，给我宁静。

一九四〇年八月

我

从子宫割裂，失去了温暖，
是残缺的部分渴望着救援，
永远是自己，锁在荒野里，

从静止的梦离开了群体，

痛感到时流,没有什么抓住,
不断的回忆带不回自己,

遇见部分时在一起哭喊,
是初恋的狂喜,想冲出樊篱,
伸出双手来抱住了自己

幻化的形象,是更深的绝望,
永远是自己,锁在荒野里,
仇恨着母亲给分出了梦境。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

还原作用

污泥里的猪梦见生了翅膀,
从天降生的渴望着飞扬,
当他醒来时悲痛地呼喊。

胸里燃烧了却不能起床,
跳蚤,耗子,在他的身上粘着:
你爱我吗? 我爱你,他说。

八小时工作,挖成一颗空壳,
荡在尘网里,害怕把丝弄断,
蜘蛛嗅过了,知道没有用处。

他的安慰是求学时的朋友,
三月的花园怎么样盛开,
通信联起了一大片荒原。

那里看出了变形的枉然,
开始学习着在地上走步,
一切是无边的,无边的迟缓。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

五 月

五月里来菜花香
布谷流连催人忙
万物滋长天明媚
浪子远游思家乡

勃朗宁,毛瑟,三号手提式,
或是爆进人肉去的左轮,
它们能给我绝望后的快乐,
对着漆黑的枪口,你就会看见
从历史的扭转的弹道里,
我是得到了二次的诞生。
无尽的阴谋;生产的痛楚是你们的,
是你们教了我鲁迅的杂文。

负心儿郎多情女
荷花池旁订誓盟
而今独自倚栏想
落花飞絮满天空

而五月的黄昏是那样的朦胧!
在火炬的行列叫喊过去以后,
谁也不会看见的
被恭维的街道就把他们倾出,
在报上登过救济民生的谈话后,
谁也不会看见的
愚蠢的人们就扑进泥沼里,
而谋害者,凯歌着五月的自由,
紧握一切无形电力的总枢纽。

春花秋月何时了
郊外墓草又一新
昔日前来痛哭者

已随轻风化灰尘

还有五月的黄昏轻网着银丝，
诱惑，溶化，捉捕多年的记忆，
挂在柳梢头，一串光明的联想……
浮在空气的小溪里，把热情拉长……
于是吹出些泡沫，我沉到底，
安心守住了你们古老的监狱，
一个封建社会搁浅在资本主义的历史里。

一叶扁舟碧江上
晚霞炊烟不分明
良辰美景共饮酒
你一杯来我一盅

而我是来飧宴五月的晚餐，
在炮火映出的影子里，
在我交换着敌视，大声谈笑，
我要在你们之上，做一个主人，
直到提审的钟声敲过了十二点。
因为你们知道的，在我的怀里
藏着一个黑色小东西，
流氓，骗子，匪棍，我们一起，
在混乱的街上走——

他们梦见铁拐李
丑陋乞丐是仙人
游遍天下厌尘世
一飞飞上九层云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

智慧的来临

成熟的葵花朝着阳光移转，